

对窗前秋竹有感
记得年时花满庭，
枝梢时见度流萤。
而今花落萤飞尽，
忍向西风独自青。
作于1939年。北京。

大约十一岁时，开始跟伯父学着作诗，因为没有其他的生活体验，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写诗的主要题材。夏天的时候，满院子都是花，常常能看见萤火虫在花的枝叶上飞过。可是到了秋天，花草全都黄落凋零了，只剩下竹子依然茂盛。看看你所有的同伴都凋零了，你怎么忍心自己一个人还青翠依然呢？

咏莲
植本出蓬瀛，淤泥不染清。
如来原是幻，何以度苍生。
作于1940年。北京。

荷花总是从水里生长出来的，不是长在陆地之上，所以说“植本出蓬瀛”。而且“淤泥不染清”，这是荷花非常奇妙的一点，不管是荷花还是荷叶，都是不沾染的，甚至于露水珠、雨点滴在荷叶上，它都滚成一个圆珠，只要风一吹荷叶一摇晃，那个水珠一下子就滚落了。

我出生在六月，在中国传统说法里，六月的花是荷花，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做荷，我从小就对荷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。从佛法上说，荷花是一种救度的莲舟，而我们家里没有宗教信仰，所以我说“如来原是幻，何以度苍生”。

我想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度脱？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多年没有音讯，而母亲已经去世了，我就想到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战争、这么多的灾祸、这么多的苦难，我们都是在人生的苦海之中迷失了自己，我们不知道这苦难的一生有什么价值，我们来到世界到底该做些什么，反省些什么，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。

拟采莲曲
采莲复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
鼓棹入湖去，微吟自叩舷。
湖云自舒卷，湖水自沦涟。
相望不相即，相思云汉间。
采莲复采莲，莲花何旖旎。
艳质易飘零，常恐秋风起。
采莲复采莲，莲实盈筐筥。
采之欲遗谁，所思云鹤侣。
妾貌如莲花，妾心如莲子。
持赠结郎心，莫教随逝水。
作于1943年。北京。

顾随先生是在我上大二那一年来教我们唐宋诗课程的。先生身材瘦高，爱穿长衫，常常面带微笑，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。他讲课生动深刻，不但受中文系同学欢迎，而且外系同学也来旁听。顾先生对诗



叶嘉莹： 花开莲现，花落莲成

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先生于2024年11月24日去世，享年100岁。她被人们称作“诗词的女儿”，把一生献给了古典诗词的传播，她的生命也一直都与诗有关。在已出版的口述传记《红蕖留梦：叶嘉莹谈诗忆往》中，先生个人的坎坷经历与时代际会绵密交织，深厚的古典修养塑造了她的精神世界，她的柔韧与坚定，成就了古典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推进与传承。本版特摘选书中章节，以纪念先生。

歌的讲授，真是使我眼界大开。他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，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，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。顾先生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，而且具有融贯中西的襟怀，加上他对诗歌有着极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，所以他在讲课时往往旁征博引，兴会淋漓，那真的是一片神行。

冬日杂诗(其三)
尽夜狂风撼大城，
悲笳哀角不堪听。
晴明半日寒仍劲，
灯火深宵夜有情。
入世已拼愁似海，
逃禅不借隐为名。
伐茅盖顶他年事，
生计如斯总未更。
作于1944年冬。北京。

第一句是写实，呼啸的北风吹得好像大地都要摇动了，那是胜利的前一年，也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。傍晚至深夜，能听到日本人在街道上喝醉酒唱着歌，开着卡车呼啸而过，所以说“尽夜狂风撼大城，悲笳哀角不堪听”。当时已经是抗战的后期了，有时有一些好消息传过来，但是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仍然承受着苦难，所以说“晴明半日寒仍劲”。

尽管外面是这样的战乱，但是我在沦陷区中关在自己的房间，还有一盏煤油灯，还有一炉火，我就还有光明还有温暖，我也就还有希望，所以说“灯火深宵夜有情”。后四句是说你身为人活在世界上，就应该为人类做一些事情；你要做事就

会有责任，就会有人批评指责；你要有这种担荷和牺牲的精神，你的心必须要有一定的持守。

转蓬
转蓬辞故土，离乱断乡根。
已叹身无托，翻惊祸有门。
覆盆天莫问，落井世谁援。
剩抚怀中女，深宵忍泪吞。
作于1950年。彰化。前有小序：

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。1949年冬长女生甫三月，外子即以“思想问题”被捕入狱。次年夏，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禁，余亦在其中，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。其后余虽幸获释出，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，以防更有他变。时外子既仍在狱中，余已无家可归。天地茫茫，竟不知谋生何往，因赋此诗。

鹧鸪天
寒入新霜夜夜华。
艳添秋树作春花。
眼前节物如相识，
梦里乡关路正赊。
从去国，倍思家。
归耕何地植桑麻。
廿年我已飘零惯，
如此生涯未有涯。

作于1967年。哈佛大学。
哈佛大学东亚系二楼的办公室，窗外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枫树，眼看着这棵枫树的叶子一天一天地变红了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这眼前的季节，这地上的新霜，这树上的红叶，这些景物都是认识的，可是故乡依然在梦里，不知道什么

时候才能回去。

高枝

高枝珍重护芳菲，
未信当时作计非。
忍待千年盼终发，
忽惊万点竟飘飞。
所期石炼天能补，
但使珠圆月岂亏。
祝取重番花事好，
故园春梦总依依。
作于1983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回国教书后，逐渐发现学校中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，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。青年学生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偏差，对于海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，而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。这只是短暂的现象，当人们的物质利益达到一定水平以后，必然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。有感于这种状态，写了这首诗。“高枝”上的“花”，象喻着古典诗歌：只要尽到自己的力量，则不仅“天”可以“补”，“月”也不会“亏”的。

绝句(其四)
花开莲现落莲成，
莲月新荷是小名。
曾向莲华闻妙法，
几时因果悟三生。
作于1993年。美国加州。

“花开莲现”是说人本来生而具有一个种子，也许可以说是成佛的种子，一个善良的、清洁的、干净的种子。当人有生命的时候，当花开的时候，那个种子就存在里边。可是当人在尘世之中生活的时候，人就会“眼迷乎五颜六

色，耳乱乎五音六律”，所以就迷乱了。“花开”是那个种子在那里，但是“花落”才莲成，人要把一切虚幻之中的那些个繁华都顿脱、了断，之后真正的种子才结成，所以“花开莲现，花落莲成”。

七绝

萧瑟悲秋今古同，
残荷零落向西风。
遥天谁遣羲和驭，
来送黄昏一抹红。

作于2000年。天津。前有小序：南开校园马蹄湖内遍植荷花，素所深爱，深秋摇落，偶经湖畔，口占一绝。

悲秋，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，屈原说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，所以“萧瑟悲秋今古同，残荷零落向西风”，荷花已经残破了，对着秋天的西风。我那天散步的时候，荷花虽然是零落了，可是还有些残余的荷花，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之中。天上是谁叫那个赶着太阳的羲和，给快要零落的荷花在黄昏的时候抹上一抹斜阳的红色呢？我回到南开教书时已经是五十多岁了，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当时这首诗还是比较自我伤感的。

浣溪沙·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
又到长空过雁时，云天字字写相思。荷花凋尽我来迟。

莲实有心应不死，人生易老梦偏痴。千春犹待发华滋。

作于2001年。天津。

在中国古诗中，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，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、私人的那一点感情，应该是对国家、文化更博大的情谊。我知道我虽然老了，但对我的理想、感情还是有痴心。我相信只要有种子，不管是百年千年，我们的中华文化、我们的诗词一定会开出花结出果来的。

(本文摘选自《红蕖留梦：叶嘉莹谈诗忆往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红蕖留梦：叶嘉莹谈诗忆往》
叶嘉莹 口述
张候萍 撰写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济南晚报

低碳生活

绿建未来

